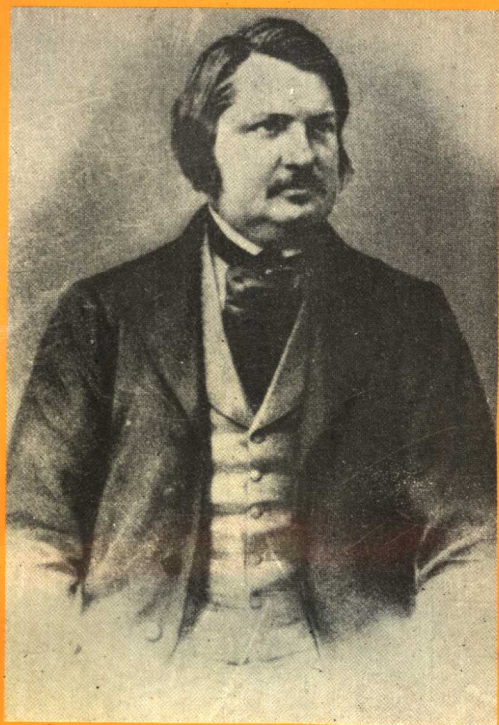




文坛上的拿破仑

巴尔扎克创作论

杨昌龙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文坛上的拿破仑
巴尔扎克创作论

杨昌龙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文坛上的拿破仑

巴尔扎克创作论

杨昌龙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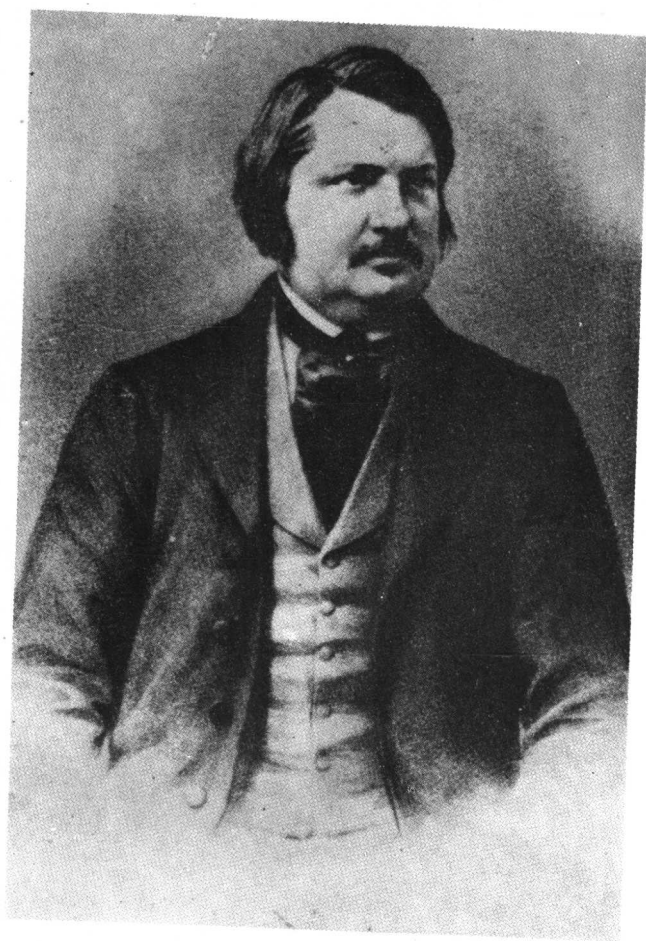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5 插页 240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24-01734-5/I·387

定价: 6.20 元



巴尔扎克像



本书作者1988年6月
在巴尔扎克墓前留影



本书作者1988年9
月在巴尔扎克故居留影

内 容 提 要

巴尔扎克是一个现实主义典范作家。本书改变了长期对其“零敲碎打”的研究方式，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巴尔扎克的创作艺术，提出了现实主义整体论的观点，填补了我国在法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全书分四大部分。一，莽撞学步：分析了巴尔扎克成功前的三次失败和其中蕴含的成功因素；二，现实主义的成熟：探讨了巴尔扎克创作成熟和理论成熟之间的关系及成熟时期创作实践的长短得失；三，现实主义的深化：研究了巴尔扎克从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各个角度向纵深和更高方向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个性典型化、细节典型化和环境典型化三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四，现实主义的整体化：在巴尔扎克创作已具相当规模和经过长期理论酝酿的基础上，总结了他的现实主义整体论的全面确立和整体化人物主系的有机构成。

这部论著不仅对巴尔扎克的创作历史作了步步深入、鲜明准确的概括，不仅通过大量重点名作的具体剖析，对其创作艺术作了深入探讨，而且对巴尔扎克的成长道路、创作经验、艺术风格、文学成就及表现手法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其中含有不少独到见解，无论对于我国的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 录

自序.....	(1)
一、莽撞学步(1819—1829).....	(9)
(一)《克伦威尔》试作的失败.....	(10)
(二)庸俗浪漫主义创作的失败.....	(14)
(三)为金钱奋斗的失败.....	(18)
二、现实主义的成熟(1829—1833).....	(24)
(一)“镜子观”的确立.....	(25)
(二)“第二视觉”的形成.....	(42)
(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与“分家”.....	(55)
(四)第一块基石	
——论《舒昂党人》.....	(64)
(五)旧题材 新生面	
——论《家族复仇》.....	(77)
(六)鲜明的时代特征	
——论《苏镇舞会》.....	(86)
(七)浪漫色彩与深刻哲理的结合	
——论《驴皮记》.....	(93)
(八)思想与艺术的同步成熟	
——论《红色旅馆》.....	(121)

三、现实主义的深化(1833—1842)..... (132)

(一) 用日常生活题材展现“风俗历史”的朴素

美..... (133)

(二) 作家的崇高使命是创造典型形象..... (141)

(三) 金钱关系主题的高度集中和深化..... (153)

(四) 朴实无华的艺术杰作

——论《欧也妮·葛朗台》..... (162)

(五) 现实主义深化的里程碑

——论《高老头》..... (181)

(六) 塑造吝啬鬼中的哲学家

——论《高布赛克》..... (197)

(七) 反资主题的升华

——论《古物陈列室》..... (206)

(八) 突破“小家庭”，走进“大社会”

——论《禁治产》..... (224)

(九) 金融资产阶级的“耻辱柱”

——论《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和

《纽沁根银行》..... (234)

四、现实主义的整体化(1842—1828) ... (252)

(一) 现实主义整体观的全面确立..... (252)

(二) 整体化的人物主系..... (267)

(三) 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悲喜剧

——论《幻灭》之一..... (275)

(四) 一代知识青年的悲剧史

——论《幻灭》之二..... (291)

- (五) 七月王朝社会的“百丑图”
——论《贝姨》…………… (302)
- (六) 一场丑恶的遗产争夺战
——论《邦斯舅舅》…………… (314)
- (七) 发生在农村的一场“三角战争”
——论《农民》…………… (322)

自序

“巴尔扎克”是个老题目，也是个新题目。

说他“老”，因为今天看，他是个传统作家，的确像个陈旧的“古物”；说他“新”，因为他昨天的创新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他的文学主张，仍有相当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虽然，巴尔扎克其人早已作古，但他作为作家的成长规律没有死去，他辉煌的创作成果没有死去，他创造的艺术经验也不会死去。它们都会跨越国界，超越时代，在我国的人文坛上早已起过、正在起着和今后还将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所以说：巴尔扎克没有过时！

1

巴尔扎克的伟大意义，在于他是一面时代的镜子。

如果说，西欧的15、16世纪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17、18世纪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夺得了统治地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确立的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那么，巴尔扎克的创作，描写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到19世纪50年代，显然反映的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如果把视野再扩大一步，我们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全面确立到现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分界线,可以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划分为战前的“初级阶段”和战后的“发达阶段”(即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把垄断资本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的话,那么,巴尔扎克的作品,显然既非资本主义史前的原始积累时期的写照,更非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反映,而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的一面镜子。综观巴尔扎克的作品内容,初期创作中虽有某种“原始积累”的影子,晚期创作中也有朦胧的“垄断迹象”的出现,但从总体看,却是集中表现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人间喜剧》无疑是一部法国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完整历史。

这个资本主义的初期社会,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阶级取得辉煌胜利的时代,是商品经济迅速活跃并创造了巨大生产力的时代。一方面,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里的巨大成功,表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社会发展史上也是光辉灿烂的一页,应该大书特书。但是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领域里,则以金钱罪恶为中心,使人欲横流,世风日下,尔虞我诈,公德沦丧,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之中,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陷入另一种悲惨境地。资产阶级把昔日的统治者贵族阶级打倒在地,也把刚刚利用过的人民群众踩在脚下;它为自己 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胜利而趾高气扬,而它在精神、灵魂方面暴露出来的丑陋齷齪又令人作呕。这种时代的内部矛盾和基本内容,都在巴尔扎克笔下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和淋漓尽致的再现。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从1816年到1848年,一年一年地描写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社会

日甚一日的压迫。这贵族社会在1815年后崛起起来，尽可能地树起古老法国的生活方式的旗帜。他描写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的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铜臭的暴发户的威迫之下逐渐灭亡下去，或者被这种暴发户弄得堕落起来。他描写的贵妇人——她们的外遇不过是支持自己的一种方法，而且是完全适合于她们在婚姻中的地位的一种方法——怎样让位给那些为着金钱和衣饰而嫁人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个中心图画的四周，他安置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不动产和私有财产的重新分配），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①。

现在，我国正经历着一场新旧交替的大变革，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作为调节因素纳入我们的经济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商品生产迅速活跃起来，人们的生活和心理也跟着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家的思想和观念都在各种思潮的摩擦撞击中逐步前进。我国的现在和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当然有质的区别，但也有许许多多的相似现象发生，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何以会惊奇地发现被巴尔扎克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经描写过的如此熟悉的人物的原因。今天的中国人也需要用《人间喜剧》的镜子照照自己，也应该汲取巴尔扎克早已通过形象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同时，我们的时代也召唤着自己的巴尔扎克，也需要产生摹写现实、反映自己真实面貌的“风俗历史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时代也正是一个产生巴尔扎克、产生《人间喜剧》的时代。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以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为己任的“中国的巴尔扎克”一定会

应运而生！我这本书就权当作“一声呼唤”吧。

2

巴尔扎克的伟大意义也在于，他是一面文学的旗帜。

在文学史上，巴尔扎克是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树起的一面现实主义的旗帜。他以其特征显著和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其他流派和各种思潮分疆划界，显示出鲜明的区别。巴尔扎克不仅是世界文学发展史上那重峦叠嶂中的一座参天高峰，也是文学理论领域里那林立的标帜中的一根注目的“标杆”。不仅目前国内外的现实主义作家仍在从他那里吸取艺术营养，而且，即使现代主义的种种流派，也都以和他的差异作为标示自己特色的根据。在当今流派纷呈、百花竞放的文学园地里，在各执己见、百家争鸣的理论探讨中，更离不开拿他作为对照。他的名字早已成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代名词。无论在国内国外，无论属何家何派，也无论是褒是贬，都把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作为比较和判断的“参照系”，从而，也更表现出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来。

因此，这部论著的着眼点重在总结一个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家的成长规律、创作经验、艺术风格、文学成就及其表现手法方面的利弊得失，至于作家的政治观、哲学观、宗教观即所谓的“世界观”问题，除在涉及到的时候就便论及外，并未作专章论述。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美国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曾说：“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去分析研究实

际的作品。”④巴尔扎克也说过：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他的那些作品。这也就是本书要以分析作家的十几部重点名著作为基础的原因所在。

巴尔扎克把他的全部作品组成一个整体，取名《人间喜剧》，共700余万字，包括96部长、中、短篇小说，塑造了2000多个人物形象（原计划写140—150部作品，3000至4000个人物），这部小说总集，是他以毕生精力努力创造的巨大艺术建筑，是一部宏伟的史诗，形象而有力地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面貌，是一部法国社会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分为三大部分：“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部分，计划写112部，完成70部；“哲学研究”部分，计划写27部，完成23部；“分析研究”部分，计划写6部，完成3部。“风俗研究”是最重要的部分，又分为6个生活场景：一，私人生活场景：计划写32部，完成28部；二，外省生活场景：计划写19部，完成12部；三，巴黎生活场景：计划写23部，完成20部；四，政治生活场景：计划写8部，完成4部；五，军事生活场景：计划写25部，完成3部；六，乡村生活场景，计划写5部，完成3部。巴尔扎克生前，虽未全部实现自己的创作规划，但仅就完成的部分来看，可以算作大功告成。雨果在巴尔扎克墓前悼辞中说：“巴尔扎克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他的全部著作，仅仅形成了一部书，一部了不起的书。他题作‘喜剧’，其实就是题作‘历史’也没有什么。”他的作品“高大而坚固”，就像用“金剛岩层雄伟堆积起来的纪念碑”，“他的名声在作品的顶点奕奕发光”⑤。这个评价很高也很中肯。

对于一笔这样重要的文学遗产，我国不应当长期停留在“零敲碎打”的研究状态，而应该在《巴尔扎克全集》出版的同时，作全面地、系统地、整体性地探讨，作出实事求是地概括和总结，从中提炼出对于我们今天有用的东西。我这本通过十几年的教学积累而形成的书，只能算作为此崇高目的所做的一件“抛砖引玉”的工作而已。

3

巴尔扎克的伟大意义还在于，他是一个作家的榜样。

巴尔扎克像一个“造物主”，一生创作了那么多好作品，反过来，也正是这近百部作品和他非凡的创作经历，又“塑造”了作家自己的高大形象，使他成为雄踞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峰巅的一个光辉典型。可以说，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作家自我塑像的重要一笔。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尔扎克又是他的作品的创造物。那么，巴尔扎克这个作家群中的“典型形象”，不是也很值得我们像分析高老头、葛朗台、拉斯蒂涅和吕西安等典型人物那样，更需要我们去解剖、去研究吗？

巴尔扎克身上体现出来的作家成长规律，无疑带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他从起步、奋斗，经腾飞到建起纪念碑的历程，就是他的现实主义从初创、成熟，经深化到建成艺术整体观的过程。他成熟之前走过了一段正常失败的历史；他曾拚命赚钱以支持写作，但他创作的目的却不为金钱；他的才思敏捷来源于创作初期的艰苦磨练；他的题材丰富是因为对生活认识的不断加深；他的著作源源问世是由于他埋头于辛勤笔耕；他的成就卓著是出于他意志顽强和锲而不舍的坚韧拼搏精神；他的作品能流传久远，成为文学史上“永恒的收获”，更是他

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和永不倦怠的探索结果。这一切看似浅显的道理却蕴含着深义，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它们从巴尔扎克的经历中生动表现出来，无疑会给今天的文学青年以很大启迪。

“作家是时代的产物”，这个论断不错，但是不够全面，能成长为一个作家，还有内在根据，主因应当是主观努力的结果。时代造就了这一部分人而没有造就另一部分人成为作家，根本原因还在于各人主观条件的不同。我在论述巴尔扎克的时候，没有从作为纯“外因”的时代条件出发而是主要着眼于从个人努力的“内因”和内外因的结合上进行探讨，或许对于我国青年作者的成长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

年轻的巴尔扎克曾经有过一句这样的誓言：“拿破仑用剑锋未能完成的事业，我将用笔锋去完成它！”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就是文学界的拿破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拿破仑创造了15年的历史，巴尔扎克则“创造”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拿破仑用身佩的长剑为自己建立了帝国大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开辟了一个欧洲政治的新时代，巴尔扎克则用自己的一支笔为人类筑起了宏伟的艺术大厦，登上了他的文学宝座，开创了一个文学时代的新纪元；拿破仑的宝座终被推翻，他的帝国大厦终于倾覆，而巴尔扎克的艺术大厦则永远不会倾覆，他的艺术宝座已成历史定论，任何力量也不可能将他推倒。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拿破仑只是红极一时，而巴尔扎克的伟名则与时间同在，与日月长存，也必然会流芳百世以至无穷。

1990年12月20日于西北大学

注：①《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8—10页。

②（美）韦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第145—146页。

③雨果《巴尔扎克葬辞》。见《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二期。